

《大野》:艰难的生活无止境,但因此,生长也无止境

好书推介

《黄金降落伞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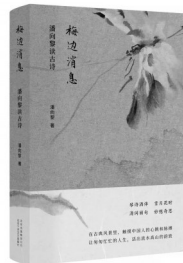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:[美]丽芙·康斯坦丁



本书围绕一场蓄意引发的婚姻变故,分别展开两位女主人公背后不同的命运安排以及人生成长与抉择。光鲜背后或许苔藓丛生,婚姻末路或许是通往新生的转折,人生的奇妙就在于没有答案,上一个章节的结束是下一场冒险的开始,不到最后一刻,无人知晓故事的答案。

《梅边消息:潘向黎读古诗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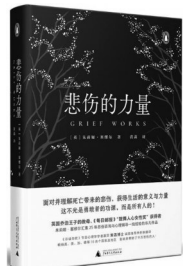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:潘向黎



《梅边消息:潘向黎读古诗》是著名作家、鲁迅文学奖得主潘向黎谈古诗词的随笔新作。这不是一本中规中矩的诗歌鉴赏手册,更不是一本古典文学论文集,这是一位江南才女读古诗的私人笔记,是一颗心为千年前的文字打动了,所发出的和声共鸣。是闲步看花的清赏之乐,是情不自禁的悠然心会。

《悲伤的力量》

作者:[英]朱莉娅·塞缪尔



要治愈悲伤,首先要允许自己感受伤痛。我们需要洞悉自己内心正在发生的变化,学会辨别自己的情感和动机,然后认识真实的自己。

《愤怒的葡萄》

作者:[美]约翰·斯坦贝克



这是一部描绘美国现代农民命运的史诗之作,刻画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,农民饱含血泪、愤怒和斗争的艰苦生活。一部伟大的社会纪实文学作品,堪称美国版《活着》。书里有无处投诉的罪行,有眼泪都难以承受的悲哀,还有足以使一切都垮台的失败。一部在苦难中依然保留人性和希望的传奇之书,赞颂了善良、信仰和坚持的力量。本版稿件均由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记者李爽 采访

《大野》是“70后”实力派作家李凤群的长篇新作。小说由“世界之间”和“遇见”两部分组成,前者双线书写,穿插并行,推动情节;后者补插倒叙,完整曾被隐去的节点,是两位主人公人生中宿命般的高光时刻。



那么《大野》中作者的思想深度更多体现在对人物更高层次精神追求的剖析。物质生活逐渐充盈,但精神的提升并非一定能与物质的改善相同步。作者对社会现象和世情有着丝丝入扣的体察,饱含理解和同情心来书写,读来令人共情。

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戴瑶琴评价说,《大野》呈现的是生于“70年代”的农村女孩的自我“成长”,其动因是“你更向往自由,你渴望经历一些故事,遇到爱你的人,看重你的人,看看外面的世界,也看看别人怎么活。”李凤群对它的价值既进行了分析,又给出了结论:人都会在心理向度内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的反复过程中,理解自己、宽宥他人。在桃最终甘于平凡,享受安定,她不断“逃”的动因是“爱”,为了年少的那场“青春梦”,但重遇南之翔后的生活,

是她主动推翻了以前一切的“自我肯定”,而选择无尊严地画地为牢。她对“家”的回归,实际又否定了她卑微的爱。今宝在循规蹈矩中抵抗顺从,从起先对婆婆权威的挑战,到一次任性出走,最为极端的是以跑步的方法与孕期较量,我们从中可以梳理出今宝在被规范化中不断制造出“否定”的拐点。当遭遇丈夫破产、弟弟背叛,今宝对杏红说:“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,早上起来就知道一天要做什么,要发生的事在脑子里,一桩桩,心里有底。我以前总是在等着什么,一直认为等下去有些人有些事就能变,现在呢,我不是在等什么,就是在过生活。想到这一天全都是为自己过,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。我是真的觉得忍耐比自由更重要,因为忍耐向内,要是自己不折磨自己,旁人也折磨不了。”成长中否定和肯定的攻守,制造着成长的过程与代价。

作者李凤群,女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大风》《大江边》《颤抖》《活着的理由》《背道而驰》等,曾获多项知名文学奖项。

点评

坎坷的遭遇,汹涌的欲望,传奇的缘会:两个女子以生命演义什么是自由?什么是自在?“凶猛退后,诗意涌现。”风流云转,传奇不奇。李凤群的最新小说,诚挚有情。

——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 王德威

《大野》用鲜活的感觉连通个人与时代,以充沛的元气谱写生命的热烈与坚韧。

——复旦大学教授 严锋

著名学者陆建德重温《围城》:十几岁的人不能读懂它

《围城》是钱钟书唯一部长篇小说,堪称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,被誉为“新儒林外史”。小说塑造了抗战开初一类知识分子的群像,生动反映了在国家特定时期,特殊人群的行为操守以及困惑;从另一个角度记述了当时的情景、氛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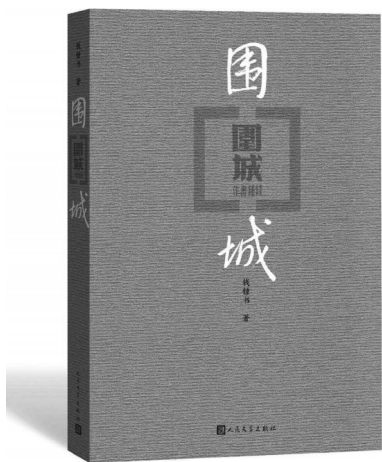
2019年4月13日下午,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原所长、《文学评论》原主编陆建德围绕着钱钟书小说《围城》,在清华大学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。陆建德结合自己对钱钟书的印象以及与杨绛的交往经历,对这部经典之作进行了解读。

钱钟书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。1935年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。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,任副院长。陆建德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,1982年毕业后由国家教委选派留学英国剑桥大学,1990年,陆建德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任职,与钱钟书、杨绛先生成为同事,交往颇多。相似的学习、工作经历,使得陆建德对《围城》里的讽刺和幽默有着更为会心的理解。

陆建德说,钱钟书先生创作的这部《围城》,十几岁的人读的话,草草地可以知道一个大概,但是大量的有趣细节、调皮的细节,有时候乃至恶作剧的细节或者是过分戏谑的细节,在读的时候是不能体会和欣赏的,这个还有待来年。大家不要怕,可以慢慢把这部书当作一个经典来读。

“我当时写过他早期的评论,我就觉得很奇怪,他的人格世故极其练达,为什么这么讲呢?作为年轻诗人你可以凭着你的激情写出一首好诗来,凭着你的纯洁性。但是写一部小说,凭着心地纯良是写不出来的。钱先生对人心这种具象的东西非常熟悉,这个我觉得是了不起的。写小说,钱先生并不是纯粹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带来的经验,他大量的人世间的知识其实是来源于他的小说阅读、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的阅读。”

“我们看钱钟书的作品,看《围城》,处处是反讽或者是自我嘲讽。”在陆建德看来,钱钟书的笔下没有一个太简单的理想人物。我们千万不要把钱钟书跟方鸿渐完全等同起来,方



鸿渐是一个在很多方面看起来有些缺陷的人,但是他并不会因为缺陷而不那么可爱,人总是要有一点缺陷才好,钱钟书写《围城》的时候把握得特别好。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好人和坏人的比较僵硬的分野,读小说的时候首先要知道好人、坏人,但是好人、坏人这种黑白太分明以后,你看人世间的就会有一些过分的反映,你就会觉得我自己是特别好的人,边上一个个看了都不满意,君子只有我一个,其他全是小人。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碰到这样的人,会觉得是一个灾难,要逃的远远的。所以需要对自己也有一点反讽,钱钟书先生这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。”

钱钟书在《围城·序》中说:“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、某一类人物。写这类

人,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,只是人类,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。”这部小说所揭示人性弱点与人类的精神困境,在今天依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。文学评论家夏志清认为,《围城》是“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,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。”

据记者了解,《围城》创作于1946年,1947年在上海出版,1948年再版,1949年三版,之后的三十年里,国内再无重印。直至1980年,人民文学出版社与钱钟书本人商量决定重新排印。

自1980年至今,《围城》总印数已超过1000万册,并常年位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,最近几年每年发行量过百万册。该书除了各种单行本外,还被收入到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,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丛书,“大学生必读”丛书,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,中国文库,教育部统编《语文》推荐阅读丛书等,同时还出版了《围城》英汉对照版。

2018年,在钱钟书逝世二十周年之际,人民文学出版社特推出《围城》有声音频。有声音频的呈现,满足了读者多样化的阅读需求,同时扩大了《围城》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。

据悉,钱钟书和杨绛夫妇与清华大学也是渊源颇深。钱杨二位先生均是清华校友,两人也是在清华大学相识。1932年2月,杨绛与同学孙令銜等结伴赴清华、北大借读。在清华古月堂,杨绛第一次遇见了孙令銜的表兄、正在清华上学的钱钟书,两人一见钟情。此后夫妻恩爱数载,诠释了世间最美的爱情。

也正是因为带着这份“清华情结”,杨绛先生晚年将自己与钱钟书先生的稿费及著作权交清华大学托管,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。该项基金以“好读书”三个字命名,收到钱杨两人版税所得已超过5000万元。